

孔
子
家
語

孔子家語

漢博士孔衍言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字季康達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

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
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
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
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
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
帝崩向又病遂不果立

魏王肅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
十二弟子之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旣而諸弟子
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
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

多語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太旨也屬文下
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
其遺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
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
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
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
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
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
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歛
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

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

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何孟春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
安國爲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
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
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
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
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
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
闢鄭氏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
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

所較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玄注樂記云其辭未
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取諸尸子非鄭玄所
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奪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
曾子問篇不鈺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
爲贅此此自有爲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
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
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
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中記索隱引及家語今
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不以知其非肅之全書
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云玄注庸陋荒昧無

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
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
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
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
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
證顏何暨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
見已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源存末
亂於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
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愚重爲

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
聖有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於孔
子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啓人
目六經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柰之何使其汶
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
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忘當時書也而吾
何可芻焉而莫之重耶論語出聖門高弟記錄正
實而切事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
有棺而無槨校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伯魚
蓋無恙也或疑論語爲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

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
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
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卽他書有明著家語
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驟見則
不知舊本爲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
爲八卷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
得附焉

大戴禮內與此互詳略者不
箋春於彼又有專注故也

其不敢以入

焉者仍別錄之并春秋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
子語者錄爲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娛博雅君子
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正德二

年丁卯二月壬寅後學郴陽何孟春子元謹序

家語題辭

按孔子家語爲論語備遺之書述於門人故寡要雜
於附會故亂真其完本百篇漢得自秦而竟歸諸呂
諸呂誅書散落贅質殆不可辯孔安國得古文本孔
壁間易以今文會進中輟戴聖攘取以備禮記冒已
功以泯前迹劉向所校止二十七篇要當時本也孔
子二十四世孫猛學于生肅請從序正凡四十四篇
要今本也晦翁謂孔叢子後來白撰刪書須註刪去
之意記論語者留下家語爲至今病痛意今之禮記
無異古者看書祇看純處雜處放過硃璞其無足相

掩也紀年肅已疑其誤夫子豈忍于鯉爲設事之詞
是集何燕泉手註致慎重其間闕所不知又別爲外
集俟考有功吾夫子甚大正德辛巳夏仲後學見素
林俊題于雲莊青野

新刊孔子家語注疏

吾夫子遺言自六經論語孝經外惟家語爲近家語
雜於漢儒之手故先儒以爲未純夫先秦兩漢去古
未遠其傳流要有所自殆亦未可棄也燕泉先生嘗
註家語又採秦漢間稱述吾夫子之言爲家語外集
其取於聖人者博矣注援引百氏討論異同固致慎
擇意也舊王肅注已失傳先生之注其殆不可少哉
所謂外集者亦盍遂併出之是本先生自滇寄至因
托建寧郡伯張侯公瑞梓行書坊而題其後
正德辛巳良月望日後學莆陽黃鞏謹識

孔子家語卷之一

林陽何孟春

註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

中都魯下邑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

制為養生

送死之節長幼異食

禮記五十異張六十宿肉七十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

從遊

疆弱異任

任力作也

男女別塗

記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路

無拾遺器不彫偽市不貳價

已上養生之節

為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

記廢人縣封不封不樹已上送死之節

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

魯國居東故云

定公宋謂孔

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

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定公六年

孔子年乃別五土之性五土山林川澤而物其所生

之宜如高黍下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

之南季孫氏平子意如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伐

元年喪至自乾侯季孫使投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

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

或耻之乃壅孔子溝而合諸墓焉溝水道季氏始欲

公于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溝昭公之墓以別

於群先公兆或雖因賀鸞之言不果溝而猶壅之謂

李桓子平子之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彰已罪即

謂自慙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按此左傳作由

司空為魯大司寇

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韓詩外傳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

弗甫何孫魯丘命爾為司寇孔子設法而不用無

奸民荀子仲尼將為司寇說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

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楊雄注引家語曰沈猶氏

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漬奢侈

踰法魯之驚六畜者飾之以○定公與齊侯齊景公

會于夾谷兩君相見曰會夾谷魯地孔子攝行相事

年二五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

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禮

禮之簡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萊夷國魯齊

之今黃縣以兵鼓諺切劫定公左傳卑彌言於齊

有萊子城侯曰孔丘知禮而